

三國志 蜀

冊三

蜀志卷十二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杜微 周羣張裕 杜瓊 許慈 孟光

來敏 尹默 李譔 譙周 郤正

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也少受學於廣漢任安劉璋
辟爲從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常櫛髻閉門不
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
秦宓爲別駕五梁爲功曹微爲主簿微固辭舉而致
之旣至亮引見微微自陳謝亮以微不聞人語於坐
上與書曰服聞德行饑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覲
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
文仲寶等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州

德薄任重慘慘憂慮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著勳於竹帛也以謂賢愚不相爲謀故自割絕守勞而已不量自屈也微自乞老病求歸亮又與書答曰曹丕篡弒自立爲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其邪僞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於山野丕又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不多務且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爲汲汲欲求去乎其敬微如此拜爲諫議大夫以從其志五梁者字德山犍爲南安人也以儒學節操稱從議郎遷諫議大夫五官中郎將

周羣字仲直巴西閬中人也父舒字叔布少學術於
廣漢楊厚名亞董扶任安數被徵終不詣時人有問
春秋讖曰代漢者當塗高此何謂也舒曰當塗高者
魏也鄉黨學者私傳其語羣少受學於舒專心候業
於庭中作小樓家富多奴常令奴更直於樓上視天
災纔見一氣卽白羣羣自上樓觀之不避晨夜故凡
有氣候無不見之者是以所言多中州牧劉璋辟以
爲師友從事

續漢書曰建安七年越雋有男子化爲女入時羣言哀帝時亦有此將易代之

祥也至二十五年獻帝果封于山陽十二年十月有星孛于鶉尾荆州分野羣以爲荆州牧將死而失土

明年秋劉表卒曹公平荆州十七年十二月星孛于五諸侯羣以爲西方專據土地者皆將失土是時劉

璋據益州張魯據漢中韓遂據涼州宋建韓遂逃于

羌中被殺其年秋璋失益州二年獲宋建韓遂逃于

尉先主欲與曹公爭漢中問羣羣對曰當得其地不

得其民也若出偏軍必不利當戒慎之時州後部司馬蜀郡張裕亦曉占候而天才過羣

裕字南和

諫先主曰

不可爭漢中軍必不利先主竟不用裕言果得地而不得民也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武都皆沒不還悉如羣言於是舉羣茂才裕又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卯之間當失之人密白其言初先主與劉璋會涪時裕爲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卽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爲涿令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欲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及之先主常銜其不遜加忿其漏言乃顯裕諫爭漢中不驗下獄將

誅之諸葛亮表請其罪先主答曰芳蘭生門不得不
鉏裕遂棄市後魏氏之立先主之薨皆如裕所刻又
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于地也
羣卒子巨頗傳其術

杜瓊字伯瑜蜀郡成都人也少受學於任安精究安
術劉璋時辟爲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瓊爲議曹
從事後主踐阼拜諫議大夫遷左中郎將大鴻臚太
常爲人靜默少言闔門自守不與世事蔣琬費禕等
皆器重之雖學業入深初不視天文有所論說後進
通儒譙周常問其意瓊答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
視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
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復視也周因問曰昔周徵君
以爲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答曰魏闕名也當

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又問周曰寧復有所怪邪
 周曰未達也瓊又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始自漢已
 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瓊
 年八十餘延熙十三年卒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不
 教諸子內學無傳業者周緣瓊言乃觸類而長之曰
 春秋傳著晉穆侯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師服曰異
 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曰
 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其後果如服言及
 漢靈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立爲帝後皆免爲諸
 侯與師服言相似也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
 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意者甚於穆
 侯靈帝之名子後宦人黃皓弄權於內景耀五年宮
 中大樹無故自折周深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衆

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既亡咸以周言爲驗周曰此雖己所推尋然有所因由杜君之辭而廣之耳殊無神思獨至之異也

許慈字仁篤南陽人也師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建安中與許靖等俱自交州入蜀時又有魏郡胡潛字公興不知其所以在益土潛雖學不沾洽然卓犖彊識祖宗制度之儀喪紀五服之數皆指掌畫地舉手可采先主定蜀承喪亂歷紀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衆學慈潛並爲博士與孟光來敏等典掌舊文值庶事草創動多疑議慈潛更相克伐謗讟忿爭形於聲色書籍有無不相通借時尋楚撻以相震擻

擻虛晚反

其矜己妬彼乃至於此先主

愍其若斯羣僚大會使倡家假爲二子之容傲其訟
閱之狀酒酣樂作以爲嬉戲初以辭義相難終以刀
杖相屈用感切之潛先沒慈後主世稍遷至大長秋
卒

孫盛曰蜀少人士故
慈潛等並見載述

子勛傳其業復爲博士

孟光字孝裕河南洛陽人漢太尉孟郁之族

續漢書
云郁中

常侍孟
貴之弟

靈帝末爲講部吏獻帝遷都長安遂逃入蜀

劉焉父子待以客禮博物識古無書不覽尤銳意三
史長於漢家舊典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每與來
敏爭此二義光常譎譎謹昨

譎音奴交反謹音休
袁反昨音徂格反

先

主定益州拜爲議郎與許慈等並掌制度後主踐阼
爲符節令屯騎校尉長樂少府遷大司農延熙九年
秋大赦光於衆中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
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弊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

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倒縣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又鷹隼始擊而更原宥有罪，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老夫耄朽不達治體，竊謂斯法難以經久。豈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禕但顧謝踧踖而已。光之指摘痛癢，多如是類，故執政重臣心不能悅，爵位不登，每直言無所回避。爲代所嫌，太常廣漢鐔承

華陽國志曰：承字公文，歷郡守少府。

光祿勳河東裴儁等年資皆在光後，而登據上列處

光之右，蓋以此也。

傳暢裴氏家記曰：儁字奉先，魏尚書令潛弟也。儁姊夫爲蜀中長史。

儁送之時年十餘歲，遂遭漢末大亂，不復得還。既長，知名爲蜀所推重也。

子越字令緒，爲蜀督軍，蜀破遷還洛陽。

還洛陽拜議郎。

後進文士祕書郎郤正數從光諮訪，光問正

太子所習讀，并其情性好尚，正答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羣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

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
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
有所施爲且智調藏於胷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
無焉可豫設也光解正慎宜不爲放談乃曰吾好直
言無所回避每彈射利病爲世人所譏嫌疑省君意
亦不甚好吾言然語有次今天下未定智意爲先智
意雖有自然然不可力彊致也此儲君讀書寧當倣
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
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爲然後光坐事免官
年九十餘卒

來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來歙之後也父豔爲漢司

空

華嶠後漢書曰豔好學下士開館養徒衆少歷顯位靈帝時位至司空

漢末大亂敏

隨姊夫奔荊州姊夫黃琬是劉璋祖母之姪故璋遣

迎琬妻敏遂俱與姊入蜀常爲璋賓客涉獵書籍善
左氏春秋尤精於倉雅訓詁好是正文字先主定益
州署敏典學校尉及立太子以爲家令後主踐阼爲
虎賁中郎將丞相亮住漢中請爲軍祭酒輔軍將軍
坐事去職亮集有教曰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入
者以爲故如是敏亂羣先帝以惇生此怨言昔成都初定議
禮用後劉子初選以爲太子家令先帝不悅而不忍
拒也後主卽位吾闇於知人遂復擢爲將軍祭酒違
議者之審見背先帝所疎外自謂能以敦厲薄
俗帥之以義今旣不能表退職使閉門思愆亮卒

後還成都爲大長秋又免後累遷爲光祿大夫復坐
過黜前後數貶削皆以語言不節舉動違常也時孟
光亦以樞機不慎論議干時然猶愈於敏俱以其耆
宿學士見禮於世而敏荆楚名族東宮舊臣特加優
待是故廢而復起後以敏爲執慎將軍欲令以官重

自警戒也年九十七景耀中卒子忠亦博覽經學有敏風與尚書向充等並能協贊大將軍姜維維善之以爲參軍

尹默字思潛梓潼涪人也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遠游荊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咸略誦述不復按本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爲勸學從事及立太子以默爲僕射以左氏傳授後主後主踐阼拜諫議大夫丞相亮住漢中請爲軍祭酒亮卒還成都拜太中大夫卒子宗傳其業爲博士

宋仲子後在魏魏略曰其子與魏諷謀反伏誅魏太子

子答王朗書曰昔石厚與州吁游父碯知其與亂韓

士誠有以也嗟乎宋忠無石子先識之明老罹此禍今雖欲願行滅親之誅立純臣之節尚可得邪

李譔字欽仲梓潼涪人也父仁字德賢與同縣尹默俱游荊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學譔具傳其業又從默講論義理五經諸子無不該覽加博好技藝算術卜數醫藥弓弩機械之巧皆致思焉始爲州書佐尙書令史延熙元年後主立太子以譔爲庶子遷爲僕射轉中散大夫右中郎將猶侍太子太子愛其多知甚悅之然體輕脫好戲啁故世不能重也著古文易尙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指歸皆依準賈馬異於鄭玄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景耀中卒時又有漢中陳術字申伯亦博學多聞著釋問七篇益部耆舊傳及志位歷三郡太守

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也父岍字榮始治尙書兼通諸經及圖緯州郡辟請皆不應州就假師友從

事周幼孤與母兄同居既長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
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尤善
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
悉徧視也身長八尺體貌素朴性推誠不飾無造次
辯論之才然潛識內敏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
周爲勸學從事

蜀記曰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況左

平右

亮卒於敵庭周在家聞問即便奔赴尋有詔書禁

斷惟周以速行得達大將軍蔣琬領刺史徙爲典學
從事總州之學者後主立太子以周爲僕轉家令時
後主頗出游觀增廣聲樂周上疏諫曰昔王莽之敗
豪傑並起跨州據郡欲弄神器於是賢才智士思望
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惟其德之薄厚也是故於
時更始公孫述及諸有大衆者多已廣大然莫不快

情恣欲怠於爲善游獵飲食不恤民物世祖初入河
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爲遂務理冤獄節
儉飲食動遵法度故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於是鄧禹
自南陽追之吳漢寇恂未識世祖遙聞德行遂以權
計舉漁陽上谷突騎迎于廣阿其餘望風慕德者邳
彤耿純劉植之徒至于輿病齎棺繼負而至者不可
勝數故能以弱爲彊屠王郎吞銅馬折赤眉而成帝
業也及在洛陽嘗欲小出車駕已御銑期諫曰天下
未寧臣誠不願陛下細行數出卽時還車及征隗囂
潁川盜起世祖還洛陽但遣寇恂往恂曰潁川以陛
下遠征故姦猾起叛未知陛下還恐不時降陛下自
臨潁川賊必卽降遂至潁川竟如恂言故非急務欲
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爲故帝者之欲善也

如此故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德先之也今漢遭厄
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陛下天姿至孝
喪踰三年言及隕涕雖曾閔不過也敬賢任才使之
盡力有踰成康故國內和一大小戮力臣所不能陳
然臣不勝大願願復廣人所不能者夫輓大重者其
用力苦不衆拔大艱者其善術苦不廣且承事宗廟
者非徒求福祐所以率民尊上也至於四時之祀或
有不臨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私不自安夫
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先帝之志堂構未成誠非盡
樂之時願省減樂官後宮所增造但奉脩先帝所施
下爲子孫節儉之教徙爲中散大夫猶侍太子于時
軍旅數出百姓彫瘁周與尚書令陳祗論其利害退
而書之謂之仇國論其辭曰因餘之國小而肇建之